



望断归来路

王剑著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

王剑著

望断归来路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版面设计：金 平

书名 望断归来路

作者 王 剑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1年1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

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.75

印数 1—2,470 册 字数 300 千

书号ISBN7-5411-0598-8/I·566

定价：4.60 元

内 容 简 介

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——仿佛是为了应证这句名言，本书将发生在现代家庭里的一个个波澜迭起、悲喜无尽的姻缘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作家有心考察了诸多家庭，洞悉男女间的恩恩怨怨。这部小说从看似平常的故事起讲，由貌似无奇的人物落笔，透过纷繁人世、喧闹红尘，透过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男女恋情，将深沉的笔触伸展到人的情感深处——那为人言遮掩的情意由此流泻、为世俗羁绊的情潮由此奔涌；一幕又一幕人间悲欢令你怦然心动、扼腕喟叹！作品从社会道德、社会伦理的角度楔入人们的婚恋生活，鞭挞假丑恶，而将真善美的甘泉注入你的爱之河……

目 录

望断归来路.....	1
只有香如故.....	109
错婚记.....	191
无果的花.....	249

望断归来路

逝去的一切不可能重新开始。然而，历史毕竟是未来的镜子。
只是为了明天和后人，我们才更应当珍惜昨天和今天……

霍达非一身轻快走出洗澡堂的时候，非常响亮地打了几个喷嚏，但很快地，他又忙用空着的一只手掩住了嘴——嘿嘿，这模样要是让讲究、挑剔的岳母大人看见了，该会投来什么样的目光哟？然而，也几乎就在同时，他脸上的笑意还未及绽开便凝固住了，仿佛那屋檐边的水尚未滚落下地便结成了冰凌一样。

下午上班不久，岳母冯若萍用电话通知他：白玫已经回来了！当时，他愕然地竟忘记了搭话——是惊，是喜，还是莫名其妙？妻子是医学院讲师，两个多月前领着学生去重庆实习。她一贯精细、稳沉、办事有条不紊，这点大概是岳父的遗传。可现在，她一声不响回来了！……事先没有电报，甚至连只言片语的信也不曾写，怪不怪？

但是再潜心一想，也不怪。她夙来贤惠，能干，体贴人，从

不给达非增添一点点麻烦。或许，正由于此，她才没有惊动自己的。于是霍达非放下了心，又忙着去复制设计图纸了……殊不知，咳！他居然会把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真该死！他懊丧地敲敲脑壳，一步三级跳下石阶，沿着煤渣铺成的小路朝岳父家疾步走去。

在整个西南水利电力设计院，霍达非是一颗人所羡慕的新星。莫讲别的，单是院党委副书记兼总工程师白云翰的女婿这个头衔，就足以使他光彩夺目的了。

他老实，本分，事业心强。过早脱发的头顶算一旁证。他家经济拮据，父亲是农民，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养他读完大学不容易啊，咋能白白播种不收获？所以那年月，人们闹革命的闹革命，躲清闲的躲清闲，他却关起门来死读书。而且，还充分利用每年探亲的机会，把所有的积蓄都填到火车、汽车轮子底下，差不多勘踏了西南区每一处近河产煤的地方。

就凭这一点，院里未婚的姑娘们谁都没把他瞧上一眼。笑话他傻气：“三转一响”“四十八条腿”，他要啥没啥，穷得叮当响。孔夫子搬家净是书，嫁给他当书虫子呀！

偏偏白云翰注意上了他。虽然那会儿总工程师刚出“牛棚”，赋闲在家当甩手“反动权威”，但在霍达非的心目他仍旧是西南水利建设的活“圣经”。因此，当老头儿一天夜里突然光临他这个普普通通的小“臭老九”凌乱宿舍的时候，他简直受宠若惊了。总工程师默默翻阅了他勘踏的资料汇编，仔仔细细审核了他根据假设设计的几项水利工程，天明时分才离开。临出门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学问是没有阶级性的。如果不怕我牵连你，随时欢迎你上我家作客。”

……嘀，嘀嘀！身后传来汽车喇叭声。霍达非还没来得及闪

到路旁，一辆崭新的“丰田”轿车已“嚓”地停在跟前。玻璃窗上，映着白云翰浓密的银发。

“白总！您……”他刚叫出口，旋即就后悔了。——唉！爸爸就是爸爸嘛，怎么自己总感到张不开嘴？为着这事，岳母没少埋怨他，就是改不了。说也滑稽，当初他们一家落难时，别人挖苦他、攻击他、甚至大会小会点名批评他，他都满不在乎。但眼下，他觉得不自在了。恭维的话语，倾慕的眼神，好像都另有含意，仿佛他是趁人之危，偷取了谁的幸福似的。

“达非，”白云翰摇下车窗，慢慢吞吞地说，“你们搞的设计方案省委没有多大意见。”

“真的？”霍达非差点叫出了声。

白云翰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；眼角边露出的那两道深深的皱纹，不仅没有使他变老，反而让他显得年轻，一点不像早已年过花甲的老人。

“十几年心血没白费，”他说，“可不能翘尾巴。后天上午请专家们审定，你也一块儿参加吧！”

“好的。我把必要的资料准备一下。”

“玫儿回来了？”白云翰换了个话题，“你妈也真沉不住气，电话追着我的屁股撵！”

“妈也给我打了两次电话。”

“嗯？你没去车站接她？”

“我……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收到过她的信了……”

“那你还磨蹭啥，霍工？”驾驶员笑嘻嘻地探出头说，“快上车一起走哇！”

霍达非迟疑了一下，他深知岳父的脾气。仅举一例：就是提拔他任主任工程师的事，无论学历，实践经验以及技术水平他自

认为还算过得去，不会闲吃白米饭的。可在院务会上，岳父仍然投了反对票（自然喽，也因此赢得了一片赞扬声）。力避“任人唯亲”之嫌嘛，达非是理解的。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他更加敬重岳父了。

于是，他连连向司机摆手说：“不。你们先走，我还有点事儿。”

“也好。”白云翰说，“你快去快回。等你吃饭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霍达非似乎觉得总工程师如释重负般舒了口气，脸上也掠过淡淡的笑容。大概是赞许的表示。这当口，灰蒙蒙的暮影已经垂下了宽大的翅膀，凛冽的寒风中好象夹杂着雨丝。噢，他忽然想起了气象台的预报——晚上有小雪。

二

雪花轻飘细落，没有一点声息。一阵风吹过，树枝上悬挂的冰柱发出了叮叮当当叩碰声。可是，仅隔着一层雾凇的窗户，客厅里的气氛却多么热烈！一家老少都在哈哈大笑，七手八脚争着抢着刚刚端进来的一盘引人垂涎欲滴的鲜桔瓣。

喂！一月的寒夜躲到哪儿去了？暖气片兀自发出嗞嗞的低笑，宛若正哼着一曲愉快的春之歌；而柔和的灯光也真的恰如解冻的溪水暖融融地在流淌……啊！原来是那钢琴式的大落地收音机在播放着《蓝色的多瑙河》……

霍达非知道，这是岳父最喜爱的一支乐曲。他曾说：“施特劳斯的伟大就在于，他不是在对歌，却是在擂鼓！在鼓舞人向上，奋斗，像奔腾的江河永不停留！”而此时此情，达非却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感觉到：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的

话，那么白云翰家的主旋律当然就是《蓝色的多瑙河》——那激情，那力量，紧紧地团结了这个家，给它带来了温暖、和睦、欢乐！

“玫儿！你可不能斯文啾？”突然，白云翰的嗓音压倒了欢笑：“斯文是饱不了口福的。”

霍达非这才觉察到，妻子独自斜靠在沙发里，没有参加这个快乐的家庭“大合唱”。看上去，她仿佛很疲惫。

“妈，给，给你！”儿子峰峰乖巧极了，听见外公说话，连忙捧一把桔瓣奔过去。

白玫拍一拍儿子红彤彤的脸。“妈不要。买回来就是让你们吃的。”

“怎么，不舒服？”白云翰犀利的目光没离开女儿。

“没，没有呀！”

“真要命！”岳母冯若萍脚步很响地朝女儿走来。胖人都是这样走路的。“都四十岁的人啦，还要妈操心。”

白玫挡开母亲的手，一笑：“我是医生，妈……”

“医生就不生病么？”冯若萍一瞪眼，“快，自己把头伸过来，妈摸摸发不发烧？”

白玫叹口气，顺从地站起身。这时，有人在敲门。不，简直是用手掌在使劲儿拍——“叭叭叭！”

“哈！我们家的‘造反派’回来啦！”白云翰陶然地说。

霍达非忙走出客厅，打开门，果真是白琼。

“你好，姐夫！”她摘下雪白的大口罩，不停地拍打身上、头上的雪花。

“还在下雪？”霍达非朝门外探了探头。可夜茫茫，啥也看不清。

“好得很嘛！开春就不用下乡抗旱，高唱什么‘天大旱，人大干’啦！”白琼琅声说着，步履轻盈地跑进走廊。

谁能相信呢？象大姑娘一样青春焕发的白琼，早就跨过三十六岁的门槛了！但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、活泼。她在省歌舞团当演员，丈夫是导演。两口儿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都同样热爱自己的事业。她说：“演员的青春就是艺术的生命，要争分夺秒，倍加珍惜。”所以，至今尚未生育。对她这种“违反母性”的荒唐做法，冯若萍十分恼火。这会儿，见着她进了屋，颇为不满地说：

“疯丫头，你还晓得有这个家呀？过元旦都没见着你的影子！”

“你又忘了，妈。演员的年节假日是奉献给别人的。”白琼先问候了爸爸，一边说，一边迅速脱下大衣、围巾、手套，一一丢在沙发上。

“哎呀呀，我的二小姐！”冯若萍嚷起来，“你就不能多走两步路，把衣服挂在衣架上吗？这家里可不是你那乱七八糟的化妆室！”

“妈——你行行好吧！”白琼无可奈何地直摇头，“我都饥寒交迫没有一点力气罗……”突然，她发现了白玫，一下子又来了精神，“大姐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咋躲在侧边不开腔哟，鬼人！”

“我插得上嘴么？你直打‘连珠炮’。”白玫也迎着妹妹走过去，姐妹俩嘻笑着搂抱在一起了。

不知怎么的，霍达非心头也蓦地浮上一股莫名的柔情。幸福——美好！还有啥能比这更令人神往、醉迷的呢？啊，眼前是一幅多么和睦的情景：岳母嘟哝着，却又在拾掇爱女乱扔的衣物，峰峰乖乖地趴在外公膝头，独自专心品尝着桔瓣；就连他平时不

喜欢的内弟白瑜的懒散神情，如今也显得那么美（他正在全神贯注翻阅一叠外国画报）；啊哈！岳父在笑什么？这一笑，使得他更酷似乡下那些慈祥的老外公了……他在为自己不曾虚度的一生、为孩子们已经闪耀光彩的生活而开心吗？他在满足地告诉人：“让别人去渴望，去追求，去奋发吧！我已尝受过了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烦恼了！我只要这个和睦的家！”……真荒唐！霍达非用力睁睁眼，使劲揉揉血管一蹦一蹦的太阳穴。难道他多喝了一杯啤酒，初次看到成就的曙光，就有点飘飘然啦？他是不惯于猜度旁人内心的呀！今天竟变成了“观察家”。

“行了，小琼，”白玫推开妹妹，像在躲避什么似地说，“我去给你热饭菜。”

“等会儿。”白琼撩开齐肩的波浪式长发，上下打量着姐姐，“也别说，离家两个月，大姐还长胖了哩！”扭脸朝霍达非一笑，“这说明了，我们女人一旦抛开家庭的重担，保证一个个壮实得可以去拉犁！”

“小琼！”白玫触电似的一抖，脸色刷白，“你都乱讲些啥嘛！”

粗心的霍达非啊，他并没注意到妻子的失态。仔细端详着她——真的！确实微微发胖了。使她那恬静、朴素的外貌，更显现出一种高贵的气度。只是眼睛藏在琇琅架眼镜背后，看不到她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“瞧！谈虎色变——一及得你那可爱的小家就发抖了！”白琼开怀大笑，“在这雄性雌化，雌性雄化的年代，大姐，你还是个原始人，标标准准的‘怕夫斯基’！”

一句话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白瑜也丢开画报，大声地说：

“二姐，我看你就是雄化的典型！谁要碰上你准倒霉！”

“琼儿！”白云翰显然有些愠怒了，“你大姐是个忠厚人，以后

开玩笑要讲点分寸。她受不了的。”

人们这才发觉，白玫已经不在客厅了。

“哼！爸爸对大姐就是偏心眼！”白瑜发着牢骚。

“因为大姐比你们都懂事，听话。”冯若萍接嘴说。

白瑜站起身，叭的关掉收音机，说：“所以，奴隶主义批上一万年也讨人喜欢！”

“你叫唤什么？瑜儿！”白云翰皱皱眉头，“你那些自由散漫、无政府主义的东西，就是不批也没人会欢迎。应该下决心改一改啦！”

“不改——非吃大亏不可！”冯若萍说道。

白琼笑了：“妈，你从来就是爸爸的吹鼓手！”

“家庭的向心力嘛，懂不懂？爸爸是当然的中心！”冯若萍骄傲地挥挥手，“呃，对了，我们家的那位导演……”

“他带着演出队慰问部队去啦，”白琼接着妈妈的话说，“他那向心力可吸引不了我！”

“不值得自豪嘛。”白云翰长叹一声，“我真为你们发愁，就像两只不同窝的麻雀，为啥总也飞不到一块去？”

“愁啥？他有他的工作，我有我的任务。”正说着，见姐姐端着热好的饭菜进屋，白琼赶紧起身，“大姐，你是我们家的古诗词权威，你把宋朝大词人秦少游的《鹊桥仙》念给爸爸听听吧！”

霍达非望着妻子，好生纳罕：结婚快十年了，他咋一点不晓得她还有这个爱好？可是白玫没理妹妹，把饭碗递到她手上，看也不看她一眼，轻声说：“我忘了。”

“那我就自己献丑。”白琼咽了一口炒鸡蛋，慢慢酝酿情绪，突然抑扬顿挫地朗诵开了——“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霍达非被什么猛撞一下。侧脸看：白玫在落座时，大概脚下一滑，差点跌倒。“当心！玫。”他伸手扶了把妻子。

“写得多好！‘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’。”白琼继续说，“牛郎织女隔着银河，感情的纽带不断。整天睡一个枕头，要打离婚谁也拦不住。我提个建议，爸爸，幸福的家庭不一定硬得由你划标准。”

“废话！”冯若萍插言，“不养儿子不知疼。等你有了娃娃，就会懂得作父母的心了！”

“又来了，妈，还是那一套！”白琼坦然笑道，“有空闲我就跟峰峰玩，不是和自家的孩子一样的亲么？是不是，峰峰？快来，亲亲小姨，等会儿教你跳个‘拔萝卜’！”

“行了吧，二姐，”白瑜一撇嘴，冷言冷语，“我们家世代书香门第，有一个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的足下也就满够的啰，还想拖峰峰下水！”

“好一个伟大的读书人！”白琼鼻子一哼，“请别忘记了，小弟！你进‘哈军工’，那是爸爸开的后门！”

“爸爸！你听二姐她……”白瑜叫起来。

“琼儿，你又开黄腔。”白云翰款声细语说：“小弟五门功课考了380分，这是铁打的事实。”

“事实是，重点大学的录取线是400分！”

“爸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，这也算不得后门嘛。”

“我尊敬的、患了老年幼稚病的爸爸哟——开后门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写信就是之一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冯若萍理直气壮回答，“只能说明爸爸对人民的贡献大，到处都受到应有的尊重。你写信试一试，看看有没有人买你的帐！”

“我算老几？小萝卜头而已！”白琼举起筷子，敲敲碗边——这个坏习惯，冯若萍也很反感，她瞪了小女儿一眼，但后者仿佛没看见仍在说：“可我不希望总叨爸爸的光。只准备依靠自己不懈的努力，去换得应该享受的社会地位。爸爸，你别生气，我要脱离你的保护圈，一级火箭不够，用两级，或者多级！”

白玫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黯淡下去。霍达非猛然想起：岳母曾多次邀请他们一家来和他们同住，可白玫说啥也不同意。或许，这也是“脱离保护圈”的尝试？

“好哇，琼儿！爸爸欣赏你的志气。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，无疑是正确的，也是最有保障的。”白云翰满意地挺身站立，在客厅里踱着步子，“不过，我也要提请你注意，亲爱的小女儿——太阳系的九大行星，无论它们运转得有多么快，或者自身也能吸引多少小卫星，但它们都终究脱离不了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。推而广之，家庭就是生活中的太阳，它的巨大引力是永远存在的。”

“封建传统的家庭观念！”白瑜大声反驳着，“不客气地说，爸爸，你还是农民的意识！”

“胡说！”白云翰停住脚，喝断了儿子，“才读了两天半大学，我看你是越来越骄傲了，啥都想批评，啥都自以为高明。浅薄！”

“咳，云翰，”冯若萍赶紧劝慰着说：“你自己心脏不太好，急不得的。”又盯了儿子一眼，“还不快去给你爸爸端茶来！”

一家人都沉寂了。

霍达非还记得，同白玫结婚不久，就是岳母给他上的头一课：泰山大人的成长史。是的，总工程师的这一生无可抱怨，宛若乘上了顺风快船，意想不到的美妙景象多次突然展现在眼前。第一次，是他刚刚发蒙那一年，慈爱的双亲先后溘逝，他孑然一

身，被远房堂叔收留。老先生在乡村办私塾，又皈依宗教，十分迷信，视无辜的侄儿为克父克母的“扫帚星”。于是乎，他成了“小长工”，稍有怠惰，轻则骂，重则打，小小年纪已倍尝人世艰辛。然而，也正是由于这寄人篱下的苦难生活，才愈加激发了他刻苦攻读，早一点自强自立、摆脱困苦的决心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——堂叔的吟哦之声，时时像鼓一样在耳畔擂响，似种子一般深深埋进幼小的心灵。加上他天资聪慧，记性又好，不多几年，使出息成同辈人中的佼佼者。这一下，堂叔方才大吃一惊，觉得这个“扫帚星”似乎不平凡。咬咬牙，送他进了镇上唯一的中学。

不消说，这出乎意料的转机，愈发加深了白云翰含辛茹苦，力争跃为“人上人”的思想。读中学他连跳两级，十五岁那年便进入了毕业班。或者正像堂叔说的那样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他的第二次机遇又来了。冯若萍的父亲，在天津卫开纱厂的本镇第一富家冯老爷，回乡省亲时把他看中了。主动提出负担他上大学。白云翰不负厚望，果然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当时誉满海内外的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。他从不问津政治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不过，穷同学缺吃少穿他还是乐意相助，本是同根生嘛，他始终忘不了自己受过的苦。有时候，左派学生在他独居的客栈躲避追捕，他也不忍心拒绝。没想到，这番“善举”竟为他的第三次转机铺平了道路。

那是解放初期。有一次他陪同苏联专家到某水利工程视察，与一位曾被她掩护过的老同学偶然相遇。那同学是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，如今的部领导。结果不久，白云翰加入了共产党，后来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被誉为又红又专的高级知识分子……而现在，白瑜不知天高地厚，斥他是“农民意识”，这自然不能不使

他感到恼火。

此刻，白云翰喝了几口茶，心情慢慢平复了。“搞现代化，不能忘了祖宗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有点农民意识也没啥不好！我和你们姐夫都出身农民，可我们都没有虚度年华。本来，我不想吹捧的，你姐夫也不赞成张扬，但今天我却要以此敲敲瑜儿。达非最近主持设计的一项大工程，省委业已批准。照我个人的看法，他极有希望从此跃入全国同行优秀者的行列——玫儿，别把眼睛瞪得那么大。高兴啦？当然该高兴。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”

“爸爸！……”白玫喊一句，猛地趴在沙发扶手上哭了起来。

刹那间，全家人面面相觑，都愣住了；老天爷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嘛！

三

有些多情善感的人往往有一股倔劲，有一种怪癖，他们不愿意表现自己，甚至对亲爱的人也不愿表示多情；不仅在人前如此，就是在私下里也是这样，而且比在人前尤甚。他们只是偶尔热情迸发，这种热情倘若被压抑的时间愈长，它迸发出来的时候就愈猛烈、愈冲动。

白玫做梦也料不到，她与童自男的邂逅，竟会把埋藏在心底二十多年的热情的火种点燃了！

那天，看完电影走出来，白玫跟学生们挤散了。她站在一柱盛开的玉兰花似的华灯下，凭着高个儿的优势东张西望。突然，是谁在叫她：“白玫！白玫！……”不记得在山城有啥熟人，而学生